

培蓄志為護理的良能

文／吳庭仁 臺中慈濟醫院 10A 病房護理師
攝影／賴廷翰

想想現在已經工作四年多了，時間過得很快，每年都會有新進人員，看著他們，還會回想起當初自己的菜鳥模樣，仍然「心有餘悸」啊！

剛踏入職場來到陌生的環境，緊張的感覺當然不少，不論是看著學姊、專師或是傳送人員們，大家都是忙忙碌碌的進進出出，對於想一步一步按部就班開始的我充滿著挑戰；還記得第一天進入單位，先熟悉單位的環境配備，然後學姊為我講解工作系統的使用，一整天下來感覺腦袋發脹，而後出現「神遊」的情形，學姊說什麼一律先回答：「好，了解。」擔心學姊發現我神遊的蠢樣。

在學姊的指導下慢慢地步入軌道，從照顧兩位病人到後來的八位，可以處理大大小小的問題，正當適應了臨床的步調，三個月試用期限也滿，宣告著自己獨立的開始，免不了緊張及害怕，但該面臨的還是來了。

那位阿嬤是大腸直腸癌末期病人，雖然該做的處置和止痛都做了，阿嬤還是時不時會發出呻吟聲，經過時就會安撫



她一下，幫她打氣。那一天，照顧好一床病人，暈頭轉向地忙了一整天，迎來了最開心的時刻——下班時間。與小夜班學姊交班完畢後，突然聽到隔壁學姊大喊：「阿嬤、阿嬤，妳怎麼了？」瞬間想到，隔壁的病房不就是那位習慣發出低鳴疼痛聲的阿嬤嗎？急急忙忙收拾東西跑了過去，望見阿嬤的病房裡到處都是醫師、專師、護理人員，心想發生什麼事了，突然聽到：「主護是誰？」我舉手說：「我是白班主護。」立刻被帶了進去，看到急救車、電擊器、有的人在抽痰、插管、壓胸，醫師說：「打CVP（中央靜脈導管）！」很快地，阿嬤身上充滿著管路，一旁的人告訴我：「你是主護，你要記錄整個過程發生的

事！」一臉茫然的我，手不自著地抖著，拿著筆和紙，看著整個過程、寫著，鼻酸的感覺一直湧上來，但告訴自己要忍著，急救約快二十分鐘，醫師給予電擊，阿嬤仍未有心跳……醫師向家屬解釋說明，家屬用顫抖的聲音說著：「不要救了，不要救了……」我的眼淚早已在眼眶打轉；急救人員陸續離開，留下我和學姊幫忙拔除阿嬤身上的管路，進行大體護理，而家屬則在一旁哭泣邊打電話聯絡親人。正當我和學姊幫阿嬤清潔身體時，家屬對阿嬤說：「妳不痛了，不會再痛了。」看著我們說：「妳們辛苦了，謝謝妳們。」原本在眼眶打轉的眼淚瞬間潰堤，學姊也哽咽著回應家屬。整個過程，對於才剛獨立不到半年的我來說，震撼又難忘。

下班回宿舍後，我打電話告訴家人：「我的病人今天急救無效死亡了，我覺得我沒有照顧好病人！」聽到我在電話的這頭落淚，家人安慰我「盡力就好，不要太自責，也是給妳上了一課。」

平靜下來之後，我反覆思考著整個過程，卻一遍遍回想起家屬對阿嬤依依不捨的樣子，還是會想落淚。情緒抽離後，才能正視到，我第一次參與了一套完整的急救過程，團隊搶時間各自補位、各司其職地搶救生命，該做的都做了，只是結果不盡人意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把經歷過的，學習起來，累積自己的專業。

曾經問過一位學姊：「為什麼妳們都可以準時下班，但也能將病人照顧得很



好？」我接著說：「而且，病人和家屬都會想挑年資較深的護理師來照護。」學姊分享她的心得：「如果病人有任何疑問或是不適感，應該馬上處理，而不是說『等一下』。等一下，也許你覺得很快，但對於家屬及病人是漫長的，而且你又能預估什麼時候你才会有空？當下趕快處理，才不會什麼事情都堆積在一起。」學姊分析我的忙碌沒有效率是因為無法分辨輕重緩急；還有就是練習表達，學姊提醒我「說話是需要藝術的！」才不會讓病人及家屬覺得我不可靠。看著學姊們在單位穿梭的身影，更讓我有壯大自我的想法，更希望我也能盡快累積能力，學會沉著及冷靜的思考，去面對臨床的各種情境。

回想起學姊們的諄諄教誨，現在也身為學姊的我，忙碌的時候還是會顯得有些心浮氣躁，期許自己能夠更沉穩，對於臨床的事務仍需時時刻刻學習。每每感受到家屬、病人或是同仁對我的肯定，都給予我前進的能量與動力，守護健康守護愛，發揮志為護理的良能。🌱